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二 起開成三年盡武宗會昌二年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戊午）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 知湊之冤也湊被枉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　戊辰以鹽鐵轉運使戶部

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珏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紀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珏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判使如故判謂判戶部使謂鹽鐵轉運使嗣復於陵之子也　上以宦官恣橫人情危懼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疾之如讎故潛遣盜殺之雖有天幸不至損害石懼後終不保乃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及赴鎮宴賚之儀並闕人士傷之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二月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謂起居舍人魏謩曰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曰比多失墜惟留笏見存乃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

閑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地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曩成鄭注幾覆朝廷陛下何愛此纖人纖人猶言小人也 楊嗣復曰太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量移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 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每仗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郎舍人亦分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覃等諠爭既退故上因問之 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

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三月牂牁寇涪州清溪鎮牂牁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鎮兵擊卻之　初太和中杜悰爲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時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爲掩蔽聖德獨上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採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詩註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謂騶虞也仙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於身百官稱賀上謂悰曰

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元宗嘗為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元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及饗太清宮元宗天寶二年以西京元元皇帝廟為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瑞隨即表奏文武百僚詣闕奉賀

其他並年終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寮詣閤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考異曰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相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為因杜崇進言今兼取之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魏帥何進滔鎮帥王元逵幽帥史元忠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八月甲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丁酉遣使分道宣慰　己亥嘉王運薨運代宗子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

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唐置如京使以武臣爲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爲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爲儀州刺史（宋白曰遼州樂平郡治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爲箕州先天二年以元宗嫌名改爲儀州）

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爲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

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爲留後　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謚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爲邠甯節度使考異曰舊郇公樊傳作皎案子儀子諸名皆從日旁今從實錄　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靡所不爲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爲辭朝廷爲之罷仲遷十一月壬戌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　彗星出東方東西竟天　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爲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爲義昌節度使　丁卯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將薨之際誡元益歸闕三軍復激衆鎖鑰三道自立逆帥坐邀制命崩謀未決丞相衛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追元

益赴闕若拒命諫厄討之不遲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宗戚進退元益詔意云輒罷元谷鄉太祖孝忠功列劉棄垂芳不朽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詔意深叶宸謀詔下定州元谷非諸將哭焚蠆裂蘭死於衆三軍將士俯伏稽首詔辭流涕扶元益就路請監軍使歸府進諸道例各知置後公遂遣介家赴闕詔以勅監軍使陳君賞爲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珏也案實錄高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爲相補國史蔡傅闕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甯外間頗以爲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 上好詩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 甲戌以蔡州刺史

韓威爲義武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敎諭上道　鄭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河南河北大蝗田稼食盡鎭定幷州尤甚野草樹葉細枝亦盡

〔紀〕開成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此長安平樂里第也不能入見上勞問賜賚使者旁午三月丙戌薨諡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字中立歷事六朝出入將相宏功偉業莫與爲比身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

占對雄辯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年齒幾何貌狀孰似天子用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初未遇時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法當餓死他日遊香山寺有一婦人擕一緹緇置于僧伽闌楯祈祝瞻拜而去竟忘所擕度收取而待之見向者婦人撫膺而至曰阿父無罪被繫昨與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命休矣度即還之婦人泣拜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相者後復見之大驚曰子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不可量也皇甫湜恃才傲物性復褊急分務東洛值歲歉俸薄不支困悴且甚嘗因積雪庖突不烟度時留守東都乃辟為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不以為嫌度嘗修福先寺將致書於白居易請為碑文湜在坐發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白居易請從

此辭賓佐無不驚慄度婉辭謝之即以屬湜湜乃請斗酒飲之乘醉揮毫其文立就思古辭奮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旣而歎曰木元虛郭景純之流也命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致書贈之湜省書大怒擲之于地謂使者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比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爲之碑蓋受恩深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匹絹不爲多也使者歸具告之僚屬列校咸扼腕不平度獨笑曰眞奇才也立依數酬之自居守府第簽負致其家而後相望洛人聚觀爲之歎息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豬魚蒜逢著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度宏遠皆此類也　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

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王傅散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少清苦貞退

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蔽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疾惡太過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勖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勖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勖權知職方員外郎而韋溫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溫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為職事官故也 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品然勖名臣後士行無玷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溫性孝初由咸陽尉入為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于省謁不拜改授著作郎一謝即還省父疾調適湯藥彌二十年衣不解帶服闋乃仕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

外郎或言溫與牛僧孺善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何害上嘗欲用爲翰林學士先是其父綬在禁庭積憂畏病廢因戒溫不得任近職溫乃固辭學士之職上怒曰甯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所以爲孝上意乃解　上以久旱憂形於色宰臣等奏曰水旱時數使然不必過勞聖慮上改容言曰朕爲人主無德及人致茲災旱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內更選賢明以主天下耳是夕大雨霑足　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爲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爲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諭將士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甲辰以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鄲鄲之弟也　滄景淄青大水　八月辛亥鄆王憬薨憬憲宗子　辛未夜流星出羽林尾長八丈餘滅後有聲如雷壬

申鎭冀四州蝗食稼野草樹葉皆盡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宏是眞以本來自左軍故宏爲臺司所抑今宏詣臣求臣上聞乞追宏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眞僞詔三司鞫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

記注卽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卽坳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起居郎舍人凡入閤日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

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嘗

嘗觀之對曰此謂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爲楊妃及成美見殺張本）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齊本蕭宏皆非眞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宏流儋州（愛州漢九眞郡梁置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而太后眞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十二月乙卯乾陵寢宮火）　乙亥上疾少閒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

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考異曰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痹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勤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勤為可汗考異曰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饑族帳離散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於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嗢沒斯為陳利害云云嗢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殺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

為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曷汗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為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為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薩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盧馺特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陁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馺特勒為可汗今從之○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歷音磕馺沓[illegible]入聲

宜之子也

庚申開成五年春正月己卯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宏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宏志遂矯詔立潁王瀍為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句當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考異曰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

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爲潁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潁王瀍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旅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誆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衆番邸奉迎安王中貴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爲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潁孰爲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裙走出緒言曰大者潁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頎長皆呼爲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潁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衆感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己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潁王瀍立爲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開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繆誤野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

是日士良宏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以楊嗣復攝冢宰

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考異曰舊傳曰安王溶穆

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實錄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以甘露之事也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注疚病也在憂病之中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何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巳始大斂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爲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謚韋太后曰宣懿　以右軍中尉仇士良爲楚國公左軍中尉魚宏志爲韓國公　夏五月己卯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六月丙寅以旱避正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浙東福建蝗疫免其徭　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章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廟號文宗

史臣曰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性仁孝尤勤于政治凡選內外羣官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衢州刺史張賈好博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悚息帝以累世變起禁闈故欲誅除中官然謀非其人制御無術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旰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爲山陵使龍輴陷（記天子龍輴輴載柩車也）

書作於樓罷爲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 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率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人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

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

黠戛斯結骨入貢見二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考異曰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今從會昌伐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在劍河西其人悍勇吐蕃與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阿熱恃勝詈回鶻曰爾運盡矣我必取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㕎馺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㕎馺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與厖特勒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嗢音鶻又音紇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

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也亙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以備之新志單于府有雲伽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不肎署今從武宗實錄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子開府從一品宜皆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婺州刺史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爲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

陳爲吳州又以其地於天文爲婺女之分故改婺州 中敏性剛峭遇事敢言與進士杜牧李

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

後事 立皇子峻爲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諱瀍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改元一

辛酉會昌元年春正月己卯上朝獻太淸宮庚辰朝享太廟辛巳祀

圜丘赦天下改元 劉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鎭 二月回鶻十

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新志鶻部泉北十里入破羅山庭耳山至錯甲山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考異曰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勤之叔爲黠戛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爲可汗二年七月冊爲烏介可汗○鶻音骨鶻音提又音梯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 初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

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宏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宏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梁地爲桂林郡吳於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玆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玆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

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宏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嚮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元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裴夷直爲驩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爲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宏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鄲

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宏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李珏爲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爲杭州刺史皆坐宏逸季稜也實錄開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宏逸薛季稜帝愈信尤忌宦官季稜宏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謀廢立賴山陵使崔鄲鹵簿使王起拒而獲濟遂擒宏逸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宏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宏逸中人皆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宏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既發聯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據說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鄲次至陳相最後至已巳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驛寫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衹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公既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珏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惟此一事不可更

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殿余邀得丞相兩省官詣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裕德裕極力救解雜以叩頭流血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爲節度使　上命道士趙歸眞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 考異曰實錄道士趙歸眞等八十一人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爲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爲崇元館學士令與道士趙歸眞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眞建道場親受法籙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

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考異曰一品集賜嗢沒斯等詔曰天德軍遞至實所奏表又曰方劉沔撫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

族深入陵虐可汗故害公主及新可汗擒迷他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驅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致疑阻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

屬毋得先犯回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爲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嗢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并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末回鶻爲黠戛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遣涉沙漠飢餓尤甚將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擄奪之心至其年秋以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辭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其半上令宰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要集奏狀中按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爲之事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　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

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倘不以此糧啖饑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考異曰伐叛記云降賜粟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接續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嗢沒斯處訪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爲居塞下安令王會慰問月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嗢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卽降使賜米也　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　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請以鎮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爲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實錄　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監軍傔監軍之傔從也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

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使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州廣漢川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主軍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張光朝之子性忠義通講習戎事人心嚮之鄉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卻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為兵故謂之土團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

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媯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𥔲七鎮焉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在幽州昌平縣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彔絳指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為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上校獵咸陽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毬鞠騎射手搏等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郭太后憲宗妃於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太后曰諫臣

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 壬寅夜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聲如雷山崩石隕 辛亥以彗星見避正殿減膳理繫囚罷興作

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者爲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迦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刺[illegible]屯雲伽關拒卻之按烏介方倚唐爲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

傳實錄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壬戌會昌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鄘之子也李鄘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　宋亳二州地震　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杷頭烽北臨大磧東望雲朔西望振武　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騎常

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元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疾甚日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册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眾七千帳東

走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嗢沒斯先布誠于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殺於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逃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赤心估力負氣潛圖叛亂爲嗢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斃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書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宰相僕固皆與特那頡啜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殺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嗢沒斯以赤心桀驁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雖云去歲嗢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已立彼又厚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嗢沒斯自本國破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嗢沒斯自有部衆雖遂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可隨嗢沒斯同歸烏介乎蓋嗢沒斯自惡赤心桀黠誘至己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嗢沒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遣言之新傳亦然新傳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未知是那頡特下爲後是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脫勒字即那頡啜也然則那頡犯橫水在赤心死後故置於此

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考異曰實錄符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敕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徵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於此殺掠

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張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擬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急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卽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齊擊回鶻凡所虜獲竝令自取回鶻羇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勤嗢沒斯率其屬特勤宰相

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嗢沒斯送款蓋嗢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帥眾至天德耳故其後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嗢沒斯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親戚其傲岸之徒會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嗢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犯塞而嗢沒斯先告邊吏誅赤心之眾東走而嗢沒斯帥其眾降唐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實可汗犯順非欲翦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雄流白州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三年）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眾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

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䜲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肥臨顯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鶻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衆余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禪王騎將不可悉

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月日故附於此時烏介衆雖衰減尙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回鶻自肅宗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隨其値而償其價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彼謂烏介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猜阻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謂受嗢沒斯降也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

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爲左僕射秋七月以尙

書右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閒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宋白曰杷頭烽在朔州　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救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三百里即舊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縣又有雲內州領柔服豐川二縣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

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
德俟來春驅逐回鶻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爲回鶻所敗七月
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峰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
轉鬭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
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
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
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
回鶻會自忠效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今奚契
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諸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此
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啜未敗前也又
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
又聞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以給之也又
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有
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塞
隅此已量與嗢沒斯優賞其嗢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
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
劉沔突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所求欲其早離塞下
也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
雄所管取公主備可汗戍屈又奏所管事令且住并未詔發陳許
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紇

狀云臣頻奉聖旨從回鶻斷遏把頭烽早須討襲臣比知戎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弈伏道又不會斫營籬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貫錄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斷遏把頭烽則是尚未知過把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把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寇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講更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爲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請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冰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發兵守備事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

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考異曰舊紀大月嗢沒斯等至京師制以嗢沒斯充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愛邪勿爲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嗢沒斯愛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宏

順仍以宏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考異曰實錄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爲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稱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師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迴然則遣石誠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迴否也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黠戛斯一名紇吃斯蓋譯音相近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恃太和公主以邀中國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於懷也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

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三道河東盧龍振武也）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閒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

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河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陘嶺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

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爲翰林學士（爲敏中排德裕張本）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淸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也（契苾種帳太和中附於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衞）　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兗王　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姦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中徙突厥故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庭

韃靼等五部落李心傳曰韃靼之先與女眞同種蓋靺鞨之後也靺鞨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逃入勃海惟黑水完彊及勃海盛時靺鞨皆役屬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眞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達靼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韃音撻靼音妲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寗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太和公主憲宗女也於上爲姑　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

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爲給事中朗爲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　吐蕃達磨贊普卒丁卯遣其臣論普熱來告喪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他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爲彝泰也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癸未京師地震　丙戌立皇子峄爲德王嵯爲昌王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

子倭相立其妃綝氏兄尙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纔三歲倭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倭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落門川討擊使論恐熱落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歙破隗純於落門即此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官族則曰尙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吐蕃種落之分居河隴者是歲與靑海節度

使同盟擧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王注曰從龍州青川鎭入吐蕃界直抵松州故松州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六十三起三年盡四年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㑹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即党項部落也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録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用年爲豐州刺史今從實録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氈車以氈爲車屋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

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掠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輩擇選但能除患斯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云是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從至烏介驚走東北欲卹解至韋下營不及將太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薦爲前鋒回鶻可汗崗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銜枚夜逼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至牙帳謁見太和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論劉沔頗稽遲事雖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爲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侵擾且務綏懷今既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遣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慎疑遲皆待朝廷指揮既假以使名令爲

諸軍節制邊境之事宜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
便不必奏取進止賁謀伏貞觀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
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黠可汗牙帳況已有不須奏之語
也舊傳德裕傳德裕曰把頭烽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
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
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虜
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所貴公主同
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求和有所請石雄驍勇無敵若令選蕃
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乘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
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斥候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
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等自請專領事而
石雄於城止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用德裕之策今不取斬首萬
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
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

庚戌以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
曰黠戛之北單于突厥父北黑車子號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
集所查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黠戛斯歸
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奔走東北
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發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

實錄新傳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收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燼歸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　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為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索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考異曰德裕傳曰三年二月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斷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新書說於黠戛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據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

從其日繫於註者合素入對之下以傳疑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為右僕射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者送太和公主為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年）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定安大長公主（太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定安

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宣城眞寧義寧臨眞眞源義昌六公主

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宏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二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讎怨雖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于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illegible]

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達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臧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衆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于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迴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

注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注皆有滹沱水不可從命
已蘇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
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云維州本西戎地也其地
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
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於石紐是也其州據高山絕頂
一面孤峯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
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
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
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并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河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
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閣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隴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
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

林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維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

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

曰彼嘗攜羣羊矣何殺之拘牛大畜也殺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何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高九尺蓋稀有也）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

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軍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元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敬宗寶曆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

除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宰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盧從史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三年）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眞成立此軍（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年）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

何宏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隷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洺磁也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宏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考異曰實錄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崟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爲從諫發喪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非實錄自相違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

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賂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因姜崟梁叔文

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甯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

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陳許謂李光顏之兵河陽謂烏重允之兵）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唐州謂李愬之兵）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險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肅宗時蔡希德攻上黨不能克）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李抱眞封鄭公窘田悅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三年）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

可以謀兒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悟自鄆州帥滑自滑徙潞鄆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也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稚老而已拜使河陽萬人爲壘塹天井之口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說欲杜潞人之南寇懷孟也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忠武陳許兵武寧徐州兵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少與李甘李中敏宋邧善邧音元又音阮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于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

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知內侍省

事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考異曰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與從諫交通今擇郡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竊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迹耳今從實錄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九域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鎮

河東節度使劉沔以步騎二千守昂車關魏收地形志上黨郡沾縣有昂車嶺其地當在

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唐志潞州武鄉縣北有昂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今潞州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爲名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屬邢州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地名之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掠冀氏冀氏本漢猗氏縣地後魏于古猗氏縣城南置冀氏郡及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

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宏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考異曰獻替記曰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

書後錄聖旨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進翌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下制討稹今從實錄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九域志磁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翰林學士第一廳爲承旨廳以翰林學士久次者爲之考異曰實錄李讓夷引鉉爲相今從實錄鉉元略之子也崔元略見二百二十二卷敬宗寶曆元年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琮乾度之子也韋乾度憲宗朝爲吏部郎中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回鶻已遠走也築望仙觀於禁中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

乃遣使行冊命　癸酉仇士良以左衞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尋卒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宏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彝泰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大

風震雷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偏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荅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爲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

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子禕生德良六世至回　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二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絳縣地後魏明帝置北絳縣于曲沃縣東南改爲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名　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

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
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
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
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
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
（日制使以別宣官之敕使）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
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宣務柵在堯山東北）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
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冊
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
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
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

衝道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德裕大和開己爲相時文宗猶不如此）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淮蔡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立戰功）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山險未能進軍（河陽隔太行之險河東閼石會昂車之險）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相州東至魏州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甲戌賊將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

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隔險不進（西軍謂河東晉絳兵也）故賊得併兵南下（自太行南趨懷州謂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

洺州漳洺諸朝至十洺也曰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既出兵攻磁州故請詔王宰移軍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着之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忠武帥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兵也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候孟章諫曰賊衆自有前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太

行販也微雨晦暝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蹂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便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卒則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宏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邯溝縣地曹魏置肥鄉縣至唐與平恩皆屬洺州九域志肥鄉在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宏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逵密奏宏敬持兩端也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宏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

(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新置孟州因孟津爲名也)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以霖雨罷因免京兆府秋稅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召彥佐入奉朝請俟雄兵及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甯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大夏水漢古縣也)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

儳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雨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隋史五代志翼城縣有烏嶺山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義而有勇眞良將也考異曰獻替記伐叛記皆云十月廿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己巳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磬折言曲折其身如磬之形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

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　党項寇鹽州以前武甯節度使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　十一月邠甯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鎭綏銀鹽夏邠甯延麟勝慶等州皆有党項諸鎭分領之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鎭統之陛下以爲一鎭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子也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鎭百姓六鎭鹽州夏州靈武涇原及振武邠甯也　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忠武軍素號精

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郭誼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武鄉漢涅縣後魏改曰鄉縣移治於南亭川武后加武字屬潞州）佺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考異曰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稱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三日宰始拊天井關于十月之末豈能深入收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

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九里）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群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群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亦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異曰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猶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須奏聞實錄上貶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從賊境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前故置於此）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

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甲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太原府西南至汾州一百餘里弁據軍府釋賈鎰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

闕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稹兵兩地謂并潞也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橫事見十卷漢高祖三年四年李靖擒頡利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卻令送入闕不得受按稹若自來當行卻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

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三年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道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救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惡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宗紀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

軍考異曰實錄詔劉沔行營量抽兵騎援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援土門張仲武把雁門以爲聲援今從伐叛記忻州刺
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恐楊弁之軍北出引動雜虜與回鶻餘衆合故斷其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
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
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
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
太原路最便近九域志鎮州西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鎮州趣太原耳仲武
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叶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
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
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
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

曳地光明甲（柳子列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李石曾相也故呼爲李相）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智興奏石雄罪流白州故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

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縱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且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　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宏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

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洒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考異曰實錄王宰奏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爲宰耳　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爲兩鎮而已盡淪陷之後吐蕃分爲四鎮也十八州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考異曰實錄以濛爲巡邊使在前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稱黠戛斯

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曰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于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諸軍擬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黠戛斯使來往四年二月德裕奏狀所請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蒙為巡邊使蒙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眾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眾南來者皆委蒙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蒙晏之孫也　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堡宋熙甯七年置　婢婢為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眾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言丙

于李德裕亦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見二百四十三卷寶曆二年）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趨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學耆舊故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考異曰獻替記曰減得二千二百員新傳曰裁二千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綽之子也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六月崔鉉奏右僕射崔珙前領鹽鐵轉運時妄費宋滑

院懷鐵錢九十萬緡又劾珙與劉從諫厚數饋其姦貶珙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搾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酒令者行令而飲酒也唐人多好爲之卻掃編曰皇甫松著醉鄉日月載骰子令又有旗旛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

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悰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既受命入謝謂之中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七終